

嚴仕者之未易知
 紙也雖葉公所說
 不畏難不難辭
 賦之方即如傳之
 斯切難美矣以
 與餘葉精承以聖
 實應之而不實而
 轉今求之者之忘其
 為難也嗚呼仁
 我書曰作善降之祥
 寶書曰惟善以
 為寶有力之官其必
 聞風興起也夫



叢菊泪

中

春
秋
水

叢菊淚目錄

- 第一回 鍾家莊大做螃蟹會 風來堂小詠菊花詩
- 第二回 悔執教鞭金蟬蛻壳 斷送生命倩女離魂
- 第三回 誤人子弟豔說嫖經 寫我牢騷轟打酒擋
- 第四回 演梨園美人行峽雨 入蓮幕名士赴京華
- 第五回 出口成章詞吐珠玉 見錢發貨筆走龍蛇
- 第六回 大明湖笙歌消酷暑 揚州城風雨逼重陽
- 第七回 逐走滿奴搢紳一致 冒充革命流氓投機
- 第八回 軍政府坐鎮江北地 招賢館廣集天下才
- 第九回 斷絃續絃麗人金屋 交印接印小吏跌窗

- | | | |
|------|----------|----------|
| 第二十回 | 携愛妾羨慕小先生 | 集同人結拜十姊妹 |
| 第十九回 | 鬧棧房偵縣長宿娼 | 設靈帷借公堂鬧弔 |
| 第十八回 | 建築名園湖山生色 | 盜偷法寶寺院行雲 |
| 第十七回 | 往蕪湖大擺直隸州 | 過維揚歡迎部視學 |
| 第十六回 | 二馬居得意配鸞鳳 | 言身寸安心縱鷹犬 |
| 第十五回 | 舊縣重來兒童竹馬 | 傾城再遇人面桃花 |
| 第十四回 | 虎大哥無端遭暗殺 | 張辦帥得意領義兵 |
| 第十三回 | 小老婆大開碗底會 | 諸姊妹齊使馬刷兵 |
| 第十二回 | 魚入雁哭泣進牢門 | 薛雲亭倉皇落江水 |
| 第十一回 | 姑蘇城官長狎名妓 | 高家堰視學賺強徒 |
| 第十回 | 以訛傳訛後生薙鬚 | 知法犯法當局糊塗 |

- 第廿一回 遠客歸來洞庭秋水 詩人留戀太湖落霞
- 第廿二回 學程改組特設機關 縣志重修再增糧串
- 第廿三回 女強盜施展潑辣手 小老婆操縱選舉權
- 第廿四回 小劫殺夫婦斷頭臺 大慶兵官條拿手戲
- 第廿五回 狂客登輪忽沉大海 名流入幕小住南京
- 第廿六回 游水玩山及時遠足 遣兵調將越境秋操
- 第廿七回 小馬大行逢人加委 俗官雅做到處吟詩
- 第廿八回 貼標語到處換旗幟 駕飛機破空施炸彈
- 第廿九回 佈黨綱繩捆縣知事 忤軍閥槍斃警察官
- 第三十回 露布成功黨國先進 題襟紀勝邗水春秋



春水
叢菊淚

第十一回

姑蘇城官長狎名妓
高家堰視學賺強徒

話講陶姓姚姓喬姓饒姓四位科長
科員前至法院與推事王壽朋接洽
一起雙方皆用調滑手段此方固爲
雪門懇情但講話亦不落邊際時說
雪門尙不犯嫌惟援引揚州人太多
又時說揚州人亦不大壞不過不如
我們淮城人之好壽朋忙說對呀對

呀。淮城者。我們之淮城。那能容揚州人。在此地插足。而况縣視學一席。現在又聽說用的南山樵。這南山樵。又是個揚州人。我替你們設想。將來山陽縣公署一定改做揚州會館。那末我們地方上。人是沒有插足的所在了。且有一層。我們淮城的教育。還可談得嗎。關起門來講。誰處不是有名無實。誰處不是馬馬虎虎。我有一比。自家揭起底衣。彼人瞧屎屁股。是犯不着的。從中有個喬鐵琴說。是呀。是呀。無論如何。我們要推翻這揚州會館。陶竹笙姚金鈴饒笛山齊說。這件事。我們是一致贊成的。不過言歸正傳。我們今日談的魚八雁。不免牽涉南山樵教育一事。法律又一事。請問這縣署提人。有甚方法解決。壽朋說。除得魚雪門自坐大牢替代所丁胡起元。那就案情解決。不生其他問題了。其時陶姚喬饒齊。把舌頭一伸說。這事鬧大了。鬧得開花了。壽朋笑說。如不開花。那能結果呢。四人見話不投機。事難疏解。只好辭別壽

朋回見薇章山樵。却好雪門亦從鄉下勘案歸來。大家聚議辦法。薇章因說。這件案子。在淮城山陽不能了。須到南京省方。找找麻駿卿梁藥亭。在省府疏通。疏通包可沒事。雪門這時才向着山樵說。這事須仰仗大力。山樵連稱不敢不敢。雪門因說。我深知足下與藥亭非常要好。只要梁先生爲我進言。當不致沒有把握。我們定明日赴寧。好是不好。山樵將頭一點。說了聲事不宜遲。到了次日。雪門即同山樵乘輪南下。隨帶的還有何二獸子。郝大肚子。饒笛仙。陶竹笙。也要到南京見見什面。維時總統府已改做都督府。南京於國變以後。又是一番氣象。由下關到中正街。那一條小小鐵路。便捷異常。在中正街揀了個西成旅館。頗爲寬展。別的不忙。次日即至省民政府。由山樵領着雪門來見梁藥亭。這藥亭能書能畫。能詩能詞。他憑這着一枝筆交結官場。認得一班新舊官僚。着實不少。不過藥亭的畫。不是賣畫。字亦不是賣。

字字寫的是董香光畫仿的大滌子。苦瓜和尚到很有點派頭。便是詩詞也。得些稼軒白石之遺。那嶺南三家中的梁藥亭是他心儀其人。簡直要化二爲一的不恭維他。他這爲人不但揚州的花蕊卿。比不上便是石上村也。比他不上呀。書畫的身分在個賣品與非賣品。是真名士的手筆。講究了一錢不值千金。不賣藥亭也喜歡嫖。他這嫖要本山取土。他的渾家出自名門。年至四十。尙未生子。有婢阿嬌。頗有姿色。他拿出一種惜玉憐香的手段。便叙叙摸摸。借慰飢渴。合當香烟嗣續。居然一索生男。他個夫人到也大方。准其將阿嬌收房。諸如此類。這種嫖法。頗得菊隱翁的遊戲三昧。不過菊隱翁的菊婢。他能不再嫁人。並以身殉菊。菊（照應前書）至藥亭的阿嬌。怕只是口不應心。儘管一縷情絲。未必縛得伊住吧。（以觀其後）這時山樵入見藥亭。并介紹雪門。俗說方以類聚。是園子裏的人物。雖不識面。也應該知名的。藥

亭如氣得很。當說雪門此來。想係要謁見次長的呀呀呀。編者錯了。照例一省有個省長。如何藥亭不稱省長。獨稱次長。難道我們江蘇沒省長麼。諸位有所不知。光復時長由民選。當時省長選的魏開華。另有兩位次長。一係麻駿卿。一係沈孝達。據說開華擺着卿紳架落。與仇嶸甫同作寒蟬。不問時事。照例正長缺席。當由次長代理。那麻駿卿家住揚州。有人嘲笑他家裁縫鋪子仍未收歇。這未免言過其實。至沈孝達先生。委係松江人氏。伊在上海辦理一所師範學堂。規模闊大。編者記不清楚。不知道爲龍門師範爲鳳門師範。但他先生道德很高。眼光很銳。手段很敏。一會兒校長。一會兒會長。一會兒又做次長。記得公署會客。兩位次長是一齊出席。其時魚雪門挽着藥亭先容。又恐語言不能到達。一定要山樵在旁幫襯。山樵不好推辭。彷彿新婦謁見翁姑。必得伴娘姑代達一切。見面以後。麻駿卿卽問雪門在任狀況。雪

門拙於言詞。頻頻以目視山樵。這山樵原與駿卿有一面之識。駿卿也知道山樵是個健者。駿卿因問山樵說。足下幾時到淮城的。對於淮城狀況。諒必知其大概。我要動問。那王壽朋爲人如何。魚八雁爲人又如何。所設看守所。是否有無弊病。又看守所之存在。是否與法律有無抵觸。山樵不慌不忙。開口答說。小子向辦學校事宜。於官場殊不接近。不知雪門先生兀的要找到小子。偏生小子一到淮城。彼處卽發生事端。魚八雁粗忽有之。彼以舊日保甲之眼光之手段。來辦今日之警察。對於法理。是稍差一點。不過淮城看守所之設。並非淮城的單行法。因江北盜賊滋多。所以縣知事亦得以處理刑事。有刑事必有羈押。故不名之爲外監。而名之爲看守所。且該所成立。亦奉大憲指令後行。如以爲不合法。定手續。是咎不在縣知事。而在准予立案之上級官廳。駿卿聽到這裏。忙說的是的。這縣署得設看守所。大概是不止

一處的。我想王壽朋敢於入縣提人，此必假公濟私，挾有私嫌。山樵因欠一欠身說：「這就我公明見萬里了。」俗講冰炭不同爐，新與舊不能合作。平心而論，現方革命開始，那有完全簇新的新人？卽如王壽朋也不能算做脫離腐化。不過東洋跑了一趟富貴，不離其身，挾了一部六法大全，他就賣弄他的新法理。其實他的老父被他氣死，日前伊父親至法庭起訴，告兒子壽朋忤逆。不孝狀紙遞了上去。那問官哈哈大笑說：「王壽朋是不是你的兒子？你不是王壽朋的老子？伊父着急說：『難道父子也會假嗎？』那問官說：『我料定你不假。』不過民國的法律非前清的法律，你好糊塗，甚麼叫做忤逆？甚麼叫做不孝？你不望他笑，他便望你笑了嗎？伊父急得活跳，說是我告的是這個，不孝不是告的那個，不笑問官喝聲休得胡纏，袖子一拂就此退庭。山樵講到這裏，麻駿卿尙不大介意，轉是沈孝達連喊畜生畜生，現在新人物竟有這

回事麼。處家如此。涉世可知。因對山樵及雪門說。你們此回有公文來的。不會。兩人齊說。有的有的。依孝達的意思。便要下個訓令。申斥壽朋。駿卿說。此回事體。行政而兼司法。怕那王壽朋已有公文呈報蘇州高級審判廳。你倆（謂雪門山樵）可往蘇州一行。我這裏加封公函。與那廳長沈廷臣。必可得圓滿結果。言至此。山樵向雪門遞個眼色。雪門會意。當即欠身道謝。駿卿趁這個當兒。也就端起茶杯。送客。官場裏的規矩。那怕話沒講完。只要茶杯一端。立即剪斷話頭。尊客不走。要走。當下南山樵陪着魚雪門。走回旅館。早有饒笛仙陶竹笙何二獸子。郝大肚子。出廳迎候。別的人到還穩實。惟有郝大肚子一把拉着山樵。儘管問長問短。此時天氣漸熱。胖子怕煖。大肚子已是脫去小衣。赤着上身。一絲不掛。下邊襠子拉了。拔着鞞鞢。手內搖着粗大芭蕉。還替山樵搨着搨着。山樵頗不耐煩。只說一聲。事可就緒。你們不必煩了。

大肚子聽着這句。身子一跳。復行歸坐。不料一個咕咚。如攢古牛一般。原來何二獸子有點傻氣。彼趁大肚子得意忘形。冷不提防。將坐椅一抽。給姓郝的一個屁坐。惹得大肚兄叫的哇啦哇啦。一屋的人也就轟堂大笑。雪門這時也把羅衫脫了。因說。慢慢忙。今日的事是虧着山樵先生。我們得個圓滿的答復。笛樓竹笙同說。我們早知道這事非山樵不行。早知有了山樵從中關說。一定是有圓滿的結果。大肚子起來摸着自家屁股說。你們事情圓滿了我的賤臀跌破了。却同那位算帳。雪門指着二獸子說。自然同他算帳。大肚子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叫化子打不出三碗冷飯來。我們還找叫化子頭兒。今日這本帳定同雪翁縣長算定了。雪門笑說。好的好的。我們下河弄個殼子吃吃。如何。你道此話怎講。所謂下河便係下的秦淮河。到得夏天。那秦淮河的畫舫如織。不拘甚的畫舫。總可以在上面宴客。所謂吃殼子是

有頭菜二菜坐碟小碗點心俱然却没有坐菜價格却合算許多是在南京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這個別竅雪門講了這句那大肚兄早忘却痛苦一方面問長問短由雪門將在省公署談話複述一遍一方面穿好靴襪套起短衫長衫不須交代趁着太陽西下大家僱了黃包車一氣拉到夫子廟這廟前即係遊船碼頭魚雪門原是個放蕩不羈的人物上了畫舫即想到笙歌第二個郝大肚子也是個有戶其人交結官場甚麼嫖賭抽煙那一件能少得姓郝的原來大肚子又叫做郝三這郝三引起動機指手畫腳的說是鄰船上已有管弦絲竹之聲人家爭先我們何可落後雪門笑說這件事不能強迫教育是好賢的我們談談不是好賢的我們作罷那何二獸子忽在旁插言說誰不好賢誰是烏龜山樵笑說獸兄之言錯了是做龜的人嫖也是做龜不嫖也是做龜因着烏龜是他個本位不是做龜的人嫖也好不嫖也

好。所。謂。嫖。不。嫖。是。一。問。題。龜。不。龜。又。是。一。問。題。我。看。這。烏。龜。的。問。題。還。從。你。本。身。解。決。何。必。拖。人。下。水。呢。（此爲粲花妙舌）山樵只這一句，引得人拍手。哈。笑。哈。笑。已。過。當。由。雪。門。對。着。山。樵。說。這。事。從。不。龜。的。來。起。你。先。生。意。思。如。何。山。樵。說。可。以。可。以。不。過。我。於。此。間。不。甚。相。熟。郝。三。又。在。旁。插。言。說。誰。個。烏。龜。才。熟。雪。門。說。逢。場。作。戲。只。要。大。家。贊。成。自。然。有。熟。的。媒。介。說。罷。因。將。手。向。船。戶。阿。三。一。招。阿。三。笑。嘻。嘻。的。走。進。艙。來。問。明。所。以。早。已。金。子。翠。子。紅。子。鴨。子。報。出。一。大。套。的。芳。名。某。宦。人。出。於。某。家。某。先。生。出。於。某。院。一。陣。天。花。亂。墜。由。雪。門。亂。點。鴛。鴦。開。去。一。紙。名。條。欲。金。者。金。欲。翠。者。翠。暗。中。摸。索。碰。碰。因。緣。一。會。工。夫。大。的。小。的。肥。的。瘦。的。登。時。老。鴉。老。鴨。問。姓。問。名。鬧。做。一。團。他。也。唱。支。西。皮。他。也。唱。支。二。簧。還。有。幫。子。腔。還。有。青。衣。旦。絲。竹。嗽。嘈。快。樂。無。似。偏。生。郝。三。爺。叫。的。小。鴨。子。遲。遲。不。到。一。再。催。牌。才。由。鄰。船。上。轉。了。過。來。這。鴨。姑。娘。

又。生。得。肥。胖。胖。與。郝。三。要。算。做。天。生。配。偶。郝。三。瞧。着。鴨。姑。娘。扭。扭。捏。捏。扶。上。跳。板。他。先。生。竟。出。艙。歡。迎。彼。此。打。個。照。面。你。也。賞。識。我。是。個。胖。都。都。我。也。賞。識。你。是。個。胖。娃。娃。二。胖。相。遇。一。個。剛。上。船。頭。一。個。剛。在。船。頭。無。巧。不。成。書。偏。生。腳。下。跳。板。一。滑。鴨。姑。娘。立。身。不。住。一。個。仰。翻。船。頭。一。晃。郝。老。三。也。就。立。脚。不。牢。一。個。倒。栽。諸。位。想。想。那。仰。翻。的。自。然。跌。落。水。底。倒。栽。的。自。然。跌。落。水。面。無。論。水。底。水。面。女。下。男。上。兩。人。皆。要。各。顧。生。命。你。拉。着。我。我。扯。着。你。好。在。秦。淮。河。水。量。不。深。好。如。畫。舫。靠。着。畫。舫。人。多。手。雜。一。聲。下。水。早。有。三。五。個。船。戶。撲。通。撲。通。跳。入。河。心。先。把。一。位。胖。都。都。搭。上。然。後。再。撈。起。胖。娃。娃。雖。五。月。天。氣。浸。水。不。冷。然。而。一。口。一。口。的。冷。水。免。不。得。喝。了。許。多。再。瞧。一。瞧。渾。身。的。衣。裳。緊。貼。在。肉。上。真。個。深。淺。刻。露。無。可。躲。藏。胖。娃。娃。是。乳。峯。高。聳。胖。都。都。是。醜。態。畢。露。急。切。間。下。得。艙。底。分。男。分。女。換。穿。衣。服。原。來。鴨。姑。娘。由。裏。足。新。經。

解。放。所。以。行。走。還。扭。扭。捏。捏。（的係民國初年的狀況）今日吃虧一者因爲體量過重。二者便是這小脚新放的緣故。閒話不談。單談兩位胖人。換穿衣服。又多吃些滾熱的薑湯。恰好坐碟已齊。所謂一佛一花。各各叙坐。此時惺惺惜惺惺。胖都都捨不得。胖娃娃。胖娃娃。也捨不得。胖都都勉強吃了兩杯薄荷酒。郝老三不免嘔吐起來。鴨姑娘還捏起拳頭。替郝三捶捶脊背。那知一陣噁心。一股酸氣。好端端個胖娃娃。也就嘔吐起來。兩胖不能終席。那鴨姑娘。討了局包。由男班子帶他回去。大肚子哼聲。哼氣。穩坐不住。當然由二獸子送彼前回山樵在座。因發了一些感想。他想人們身體不可過胖。胖便雷瓜。前聞海東雲在鍾莊赴會。便因雷瓜的緣故。在瘦西湖跌了一交。當時若不虧鳳翔雲。於生命幾發生危險。（回應前書）今日這郝大肚子亦因爲生得太雷。偏生無獨有偶。有個胖都都。還有個胖娃娃。難道他一男一